



## 重伤一夜痊愈



【明慧网】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较晚，并且经常出差，所以以前较少参加集体学法与到炼功点炼功，不在中共“六一零”的黑名单中，相对其他的同修有较大的自由度。多次参加某行业的全国性大型会议。二零零零年在云南国际会展中心参会布展时，我过了一次生死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布展现场的本公司摊位前指导施工人员布展，公司的三位同事站在我身边。身后约两三米处一台大型圆盘锯台正在工作，发出刺耳的噪声，那是另一家公司在布展。突然，操作圆盘电锯的工人一不小心，一块如地砖大小的木板跌落在高速旋转的圆盘电锯上，“啪”的一声被打起，旋转着，呼啸着，夹着一股风，越过三位同事头前脑后间的狭小空间，砸在我的后脑右边的玉枕穴上，再旋着砍在我的右脸颊上。

我被巨大的惯性带着，身子转了半圈，一边瘫软下去。身边的两位男同事赶紧拉住我不让我倒下。但他们都吃力的无法扶住，随着往下蹲。就在这时，我脑子中升起一念：“我是炼功人，没事的！”马上我就自己站了起来。刚锯开的木板边缘粗糙刺人，剧痛让我不由自主的用手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流出来。同事让我松开手，只见后脑勺上的头发被砸到头皮的肉里去了，与头皮糊在一起，脸颊砸的裂开了几道血口子，皮下的肌肉往外翻，肉、木屑与鲜血、汗混在一起。耳朵尖也被削去一点。

同事一看这么严重，很紧张，有的去找肇事者，有的要叫急救车。我强忍住痛，出声制止了他们。围观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的说要到医院去缝针敷药、包扎、住院。当时正是中午 12 点，有懂得武功、医学的人说，正午时间穴位受伤，而且伤的这么重，看来凶多吉少。还会说脑震荡、植物人等等。我心不为之所动，坚信一定没有事的。之前的消业经历已经让我坚信师父与大法。

我跑到卫生间，在水龙头下用自来水冲洗血污。同事看到目瞪口呆，说“这伤口见到生水可是大忌呀！会感染的呀！”我叫他们放心，不用怕，我是炼功人，没事的！

然后，整个下午照常工作，当天照常出席展会的筹备会议。与会的各省市同行们窃窃私语，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他还象没事人一样？

晚上，我学法到 12 点才睡下，同住一间房的另一个省的参会领队却狐疑的不敢睡，他被中共的宣传吓坏了，他认为我不去医院不死也会瘫痪，说不定会死在那里。甚至怕我会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第二天早上天没亮，我起床打坐，炼第五套功法。没有睡的他在灯光下发现了奇迹：我脸上的血口子自己合上了，而且还结痂了，这可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凑到我的脸前仔细端详，自言自语地说：神了！神

了！然后，太激动的他顾不得天还未亮，顾不得我还在那里炼功，就四处打电话告诉别人这件事。

天亮了，我成了与会人员中的“明星”，重伤而不治自愈的奇迹震撼了众人。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我修炼大法，包括国家相关主管局（这个会议的主办单位）的官员们。在每一届的会议期间，他们常叫我“法轮功”，甚至在“七二零”以后也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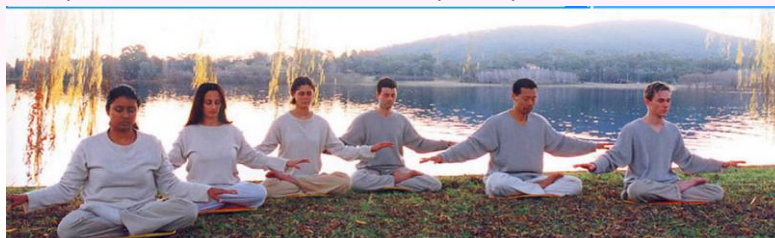
四天后，会议就要结束了，我脸上的痂也脱尽了，脸上没有留下疤痕，回复如初。大法的超常被传为佳话。大家离别时感慨多多，说这是“神迹”、“神话”等等。我跟他们说，修炼大法的人，几乎人人都有过类似的过关经历，如果写出来，就是一本厚厚的传奇故事。

回到公司，这事自然在公司内也传开了。公司的三位在场同事都认为，这事太神奇了，那块木板打过来的时候，是先穿过他们每个人头部间的间隙，每个人都是差一点就被打到。幸好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如果换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如果不当场死去也可能成为植物人，最好的结果也要在异地他乡住院一段时间，脸上还会留下难看的伤疤。

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心性还不到位，喜滋滋的当成是自己修的好的结果，而不知道是师尊的巨大承受与付出。直到有一女同修听说此事后，专程来见我，仔细端详我脸上的细微浅痕，感动地说：师尊多么慈悲啊！消灭了一个业力满身的你，换了一个全新的你。我顿觉师恩浩荡，师恩难报！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已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法轮大法传遍世界六大洲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至今已获得各界褒奖、政府支持议案、信函 3000 余件。“真、善、忍”的美好传遍了世





# 云南近期发生的迫害案例

## ● 云南昆明中级法院对张如琼非法开庭

2011年6月01日上午9时，云南昆明市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如琼进行非法开庭。

张如琼女士，七十多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2010年8月27日下午1点多，在金马寺她家开的理发店被官渡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冯军等数人绑架并伙同菊花村派出所恶警十多人同时去抄家，抢劫了好多大法书、刻录机、光盘等。张如琼现被非法关押在官渡看守所。

同一天被非法抄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吴芸、张水兰、沈柱友、闵兰珍、韩树林、孙显馨、李永碧。

参与迫害张如琼的恶警：

官渡公安分局菊花村派出所恶警：冯军

昆明市青云街翠湖派出所 恶警：鲁新国

张勇（所长） 警号：012534

阮元（指导员）011897 赵同新（参与绑架）012181

鲁新国（参与绑架） 012863

手机 13888094670 办公室 0871-5151370

孙建华（参与绑架）013723 马锦辉（参与绑架）012150

李宏跃（参与绑架）012755 李梦华（参与绑架）012915

## ●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丘学燕被恶警绑架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丘学燕（女 51岁 山东潍坊人）于2011年6月2日在昆明市呈贡新区发送真相资料和光盘时被恶警绑架，现在下落不明。

## ● 云南省开远市周玉芬被非法关押 家属遭恶警勒索

云南省开远市法轮功学员周玉芬于2011年5月20日到贵州平塘看亡党石，路经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被贵州省望谟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近期，望谟县公安局恶警打电话要求周玉芬家属交二万元“保证金”即可保释。

贵州省望谟县公安局恶警电话：15334102217、15268790293。

## ● 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李培高遭非法关押已三年

据明慧网报道，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李培高，男，77岁，于2008年6月22日晚被昆明五华政保、大观派出所绑架。

李培高是云南建工安装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曾身患前列腺炎、结肠炎等多种疾病，1994年得法后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从此所有疾病一扫而光。1999年7月20日后，李培高遭多次迫害。1999年7月24日被昆明西坝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同年11月8日被昆明五华公安分局一科恶警李国忠、王朝凤非法抄家。2001年3月27日，在云南大理宾川县讲真相时，被宾川县公安局恶警赵胜、杨洪、段德彬等绑架、抄家、拘禁，罚款二百元。2002年到2004年，被昆明五华公安分局“六一零”大观办事处、大观派出所三次绑架到“洗脑班”强行洗脑。

李培高无父母及兄弟姐妹，唯一能联系上的是他已离婚多年的妻子，也是唯一能以亲人身份去看望他的人，初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中，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说：“是江泽民叫我干的。”以为用此借口就可以推卸责任、逃脱惩罚了。现在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实际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才在这场运动的真正的牺牲品！那些潜逃了几十年的法西斯纳粹党徒如今一个个依然还在被追查中，而你现在迫害法轮功的每一件“政绩”都将成为明天受审判的证据。◇

助纣为虐都将承担责任

## 什么是“六一零办公室”？

九九年六月十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违反国家宪法，成立了一个专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以成立时间命名的“六一零办公室”，它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各省市（地）县乡四级都成立，在各地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

期去看过他，可两年多了，恶警和单位都不让她去看了，她本人身体行动也不方便，又没人能替代。

云南元谋县法轮功学员于兰茹被非法关押在五华区看守所已八个多月

云南元谋县法轮功学员于兰茹于2010年9月17日在云南大学校内向学生发“上网卡”时被云南大学学生诬告，遭云南大学公安处恶警绑架，现被超期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已经八个多月，没有人知道。

于兰茹女士，40多岁，云南元谋县幼儿教师。2006年她因向世人讲真相曾被绑架、关押、秘密判刑；在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期间，她被非法关禁闭，强迫长期坐小凳子迫害，并且遭强迫洗脑“转化”，身心遭到极大的伤害，她才刚出狱不长时间又再次被绑架、关押。◇